



城市味道

山海情

刘成

青岛有两种泡沫，一种是大海的泡沫，一种是啤酒的泡沫。“哈啤酒，吃蛤蜊，洗海澡。”两句青岛人常挂在嘴边的俏皮话里，都有大海和啤酒，足见青岛人对大海的热爱与对啤酒的钟情。“哈”，而不是“喝”，透出海阔天空中生长的青岛人，大口干杯的豪迈。

啤酒哈成文化

假如有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小心痛风！”青岛人看都不看你一眼，猛吃几个蛤蜊：“真惊了！老板，打个酒！”

第一次喝啤酒刚高中毕业，亲戚带我到了中山路老字号春和楼饭馆，要了杯啤酒。我拿着杯子好一个端详，琥珀色的酒液，雪白的泡沫，煞是好看，浅浅抿了一口，凉森森、有苦味，没觉得好喝。慢慢地，喝的啤酒多了，才品出啤酒苦中带香的特殊味道，也渐渐地爱上了啤酒。

啤酒见证了青岛的变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青岛啤酒主要用于出口创汇，普通市民只有在过年时才能供应几瓶。后来，啤酒多了，散啤成了市民的最爱，大街小巷的小卖部，每天都有散啤桶运来，保质期只有一天，最是新鲜，当天就得喝掉。用塑料袋装啤酒拎着回家，便成了这个时期青岛街头一景。“青岛人用塑料袋装啤酒是真是假？”曾是当年《正大综艺》上的一个问题。

再后来，饭馆成了青岛人喝啤酒的主场：一桌十几个人，人手一瓶啤酒称之为“手把一”，喝完交瓶，放到桌子中央，再接着喝第二瓶、第三瓶，中间还夹杂着吹瓶比赛，几位喝到兴致的哥们，肩并肩比拼谁先一瓶见底，喝完掌声响起，比自己自豪，观者高兴，场面顿时就烘托起来。

喝啤酒多了，嘴也就刁了，资深喝家对啤酒的新鲜度

图① 青岛著名景点栈桥，机动点。刘 栋摄(中经视觉)
图② 青岛市市南区太平角夜景。宋新华摄(中经视觉)

大海育出豁达

海鲜是大海给青岛人最直接的馈赠。资深青岛老饕能清晰地分辨出海鲜是不是本地货。不少青岛人，出差多日回青岛的第一顿饭，一定要“吃个蛤蜊”，因为“出去这么多天，叫蛤蜊馋得不行了”。

青岛人爱洗海澡。一到夏季，各个海水浴场人头攒动，会水不会水的都往海里扑，不会水的在浅滩欢腾着，会水的则不慌不忙往深处游直到防鲨网。

从小住在海边，小时不会游泳，但我能从海边深水区翻起的波浪坝边憋口气一猛子扎到一人多深的海底，抓上一把沙或海藻，再游到坝边把住石墙，乐此不疲。呛了无数口水后，慢慢学会了游泳，更练出了水性。

长大后，也曾任狂风巨浪中入海，感觉既惊险又刺激：趁一个接一个巨浪的间隙，赶紧游两下，游到稍深处随浪起伏，感觉像冲浪一样美妙；在浅滩站着让巨浪拍打打到后背上，则像按摩一样舒服。

大海的造化，养成了青岛人豁达的性情。每当心情郁闷、情绪低落时，到大海边坐下来，远眺一望无际的大海，顿感自我的渺小，渐渐地就会驱散心中的阴霾，进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境界。

大海赋予青岛最显性的财富，便是独具特色的风景。海岸线是青岛城区最美的风景线，海边近30公里的步行道，把这条风景线串在了一起。我喜欢沿着步行道疾步东行，沿途可尽情欣赏栈桥、小青岛、海军博物馆、鲁迅公园、第一海水浴场、八大关、太平角、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小麦岛等海滨风景线，一步一景，一湾一叹。

还有一种风景能感受到青岛经济的繁荣，那就是港口林立的桥吊和往来的巨轮。偌大的自动化码头上，集装箱鳞次栉比，桥吊、轨道吊等机械设备轰鸣作响，一个个集装箱被轻巧抓取、精准码放，自动导引车往来穿梭、秩序井然。

“港通四海，青岛港既是起点、终点，也是节点。”山东港口集团总经理李奉利说起港口眼睛放光，“这里连接起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越新加坡港、广州港，跃居世界第四位；集装箱吞吐量赶超釜山港、广州港，跃居世界第五位；集装箱海铁联运量连续8年居全国首位，充分体现了城市和港口以大海为纽带的双向赋能。”

青岛人深知，面朝大海，不能只想春暖花开，也要担负起向海图强的使命和责任。青岛把发展海洋科技作为向海图强的基点，迄今已建立了全国40%的涉海高端研发平台，产出了全国50%的海洋领域国际领跑技术，拥有海洋人才约37万人……这些数据意味着，青岛人没有辜负大海对这座城市的期待。

而向大海要产业，更透着青岛人的豪迈。青岛在28个海洋及相关产业门类均有布局，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驰骋深蓝，国际首个免疫抗肿瘤海洋多糖药物BG136获批临床试验……在15个主要海洋产业中，青岛80%的产业规模居山东前列，部分海洋产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同类城市海洋生产总值第一名的桂冠，更让青岛人倍感自豪。

这个夏天，浮山湾畔的青岛奥帆中心成为一大热门景点，这里的前身，是曾经见证青岛工业文明的北海船厂。百年青岛，从港湾发端；未来青岛，又将赋予古老的港湾以最新鲜的活力。

山城生机勃勃

生活在青岛，有一件看似平常却又有些奢侈的事——可以在每个季节自然而然地拥有一片山海。

人们习惯把青岛称作“岛城”，其实青岛更是一座“山城”——爱骑山地车转悠的李奉利说，青岛许多路环山沿海而建，布局方式看上去有一些散漫，实际上又

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机理，城市的迷人之处，就在这兜兜转转间。

青岛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山海城融为一体的城市，山在城里、城在海边、山海相连、城海相依。小鱼山、信号山、太平山、北岭山、浮山……诸多山峦与城市相依相融。

小鱼山离海近，登上其塔楼北望老城区，各类欧式风格建筑掩映绿树中，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山间；南观海岸线，近处是第一海水浴场，连着八大关浓郁的绿荫，远方则是碧波荡漾的大海。这一刻，能充分理解康有为描写的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中的意境。

今年，太平山建起了7.9公里环山绿道，把中山公园、植物园、榉林公园等多个园区串为一体。当地人胡秀娟大姐每次都和姊妹们约在太平山不同的地点，感受不同的美景，这份美好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

乐山，怎能少了崂山？诗仙李白说，“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将崂山“海上仙山”的气质表达得淋漓尽致。

最近，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的崂山景区日平均接待游客达2万人次，周边民宿、农家宴等也进入接待高峰期。

这是游客的崂山，也是青岛人的崂山。青岛人有句名言“千难万难不离崂山”，足见对崂山的感情。崂山也确实担得起这份信赖，“海上名山第一”，即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天下第二丛林”，为全真道教天下第二丛林。

游崂山分三条线路，每条线路都很精彩。我最喜欢从南线进入，山间公路像一条玉带缠绕在绿山腰间，山顶云雾缭绕，俯瞰大海蔚蓝色，蜿蜒山路、无垠大海，赋予崂山仙境之美。

崂山更有田园风光。这里分布着青山、黄山、返岭等村落。青山渔村依山而建，被誉为中国的“五渔村”，从瑶池峰顶俯瞰，层层茶园绿意盎然。崂山茶作为中国最北方的绿茶，生长周期长、品质优良、叶肥味厚，有“江北第一名茶”之说。

这片山海美景与田园风光，引无数钟情者奔赴而来。高端民宿在崂山雨后春笋般生长，便彰显了这种吸引力。

青岛市区一家公司的高管周文珏被崂山美景所吸引，在人生过半之际，辞职跑到崂山和好友一起开起了民宿柿子小树，“我因这片山海而来，为了欣赏朝霞辉映下的旭日东升”。

坐在二楼落地玻璃的客厅，举杯品茗，遥望大海，让人想起李白咏崂山诗里的另一句，“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山海之间，青岛蓬勃生长。



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湾造船基地生机勃勃。韩加君摄(中经视觉)

太和村茶事

陈兆平

太和村在哪里？川南泸州纳溪区。

古时纳溪，是巴蜀乃至中原往西南夷的主要交通孔道之一。《永乐大典·泸州志》载：“古之有溪，上控永宁界首，下注泸江，昔诸葛武侯平定云南，蛮夷纳贡而出此溪，因名纳溪，又曰云溪。”

去过纳溪的人都知道，当地平坦、丘陵、低山兼有，放眼望去，不高的山冈连绵起伏，春天一到，次第开放的野花在悬崖上、田边、草丛和密林中摇曳生姿，散发出独特的香气。这里还有很多的茶园，无论是站在山坡还是山头上，都能看见青青的茶树。

多年前，巡线工代金云第一次去太和村，就到了三合山。三合山是太和村一座高高的山峰。站在三合山上，太和村尽收眼底。正对着三合山的是一片茂盛的竹林，楠竹、黄竹、西凤竹郁郁葱葱，绿染十里。每次来到三合山，老代看见绿绿的竹林，心里都美滋滋的。

2010年开始，两条特高压线路先后经过太和村，老代再来三合山，心情就没那么好了——川南多雨水，竹子和草木疯长，给线

路防山火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几年前，太和村发生过三次山火，因为被迅速扑灭才没对输电线路运行造成影响。

常年翻山越岭的老代，在巡线路上见过许多茶园。5年前的一天，他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可以将输电线路下高聳的竹林改造成茶园呢？这样既解决了树障问题，又能给村民增加收入，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纳溪多茶，有悠久的种茶历史。唐代陆羽所著《茶经》中有“纳溪梅岭产茶”的记载。纳溪大渡口镇象鼻村清溪河的晒鱼滩石壁上刻有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手书石刻“二月茶”，距今已近千年。

他找到太和村党支部书记李光亮，说出了在特高压线路保护区内改种茶树的设想。其实，太和村的土壤多为红壤，适合种茶，上世纪70年代，三合山上也种过茶，还办了一个茶厂，后来茶厂停办，栽下竹林。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村里还曾找上级要了一个低产林改造项目，希望能重新栽种茶树，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村民没达成共识，此事便搁置了下来。

在输电线路下面种茶，李光亮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那找谁来投资茶园呢？他想到了村里的养猪大户罗伟强。养猪场离特高压输电线路不远，每年出栏4000头猪，粪水还可以浇灌茶园。罗伟强一听，看中了种茶的收益，答应投资建设千亩白茶生态园。

于是，太和村村委会召集村民开会，说了在竹林改种茶树的计划，并给村民算了一笔账：茶苗种下后一般3年后开始有收益，5年

至8年进入丰产期，稳产收获期可达50年以上。没想到，这一次村民们全都投了赞成票。

太和村一共412户人家，有120户参与了特高压输电线路下面的茶园种植，品种有龙井43号、乌龙早、安吉白茶以及黄金芽。如今，这个茶园已经进入丰产期，每亩可以采春茶20斤，夏茶加秋茶有300斤，能卖25000元左右。

今年采茶时节，我跟着老代去过一趟太和村。和煦阳光下，白茶树漫山遍野。茶园里，村民正忙着采茶。“土地流转建成茶园后，每到采茶季节，我们都可以到茶园务工。加上土地流转费用，收入多了不少。”60岁的李子英一年中有四五月时间在茶园打工，很满意现在的收入。65岁的杜泽均平日种庄稼、卖蔬菜，每到采茶季节就到茶园务工，说到土地流转，他的话就多了起来，“村里自从有了茶园，一户采茶最多可收入6000元，租金最多的两户人家平均有5000多元，大家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实惠”。

已退休的李光亮请我们去喝茶。饮过两杯白茶，树影被阳光渐渐拉长。茶水安安静静，周围的青山也安安静静，几只白色的鸟翩翩飞舞，逍遥地飞向远方的浅丘，像从古人的画轴里遨游而来，自空中俯人间，又像从古人的辞章里穿越回来，悠游四野。

茶水里有往事。李光亮和老代说起当年谋划茶园一事，尽管有些波折，好在最终促成了这桩好事。临别时，只见茶园里人影绰绰，风掠过茶园外的树林，树影晃动，待到树影定格，一切又归于平静。



本版编辑 陈莹莹 徐晓燕
美 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fukan@jirbs.cn